

# 草野山科



编著  
者  
林  
英  
华

浙江省科普作协科学文艺专业合编  
临海《科普文艺》编辑部



# 科幻之歌

1=D  $\frac{2}{4}$

李謨华词  
浩音曲

稍快 激情地

(0 6 1.6 | 3432 1217 | 606 1.6 | 6765 4543 | 202 4.2 | 2 i 7 |  
7 5 6 | 3333 6 ) | 0 6 1.6 | 3 3 | 3 i 7.5 | 6 3 | 0 2 4.2 |  
思维的 风帆 快快地 张开， 科学的

(3432 1217 | 6 0 )  
7 6 | 6 5 6 5 4 | 1 2 | 3 - | 0 6 1.6 | 3 3 | 3 i 7.5 |  
幻境 浮 现 脑 海， 美好的 憧憬 重重

(7176 5654 | 30 )  
6 3 | 0 2 4.2 | 7 6 | 6 6 6 | 5 6 | 7 - | 0 3 2.1 | 2 6 |  
叠叠， 绚丽的 画卷， 千姿 百 态。 啊，

0 2 1.7 | 15 | 0 3 6.5 | 54 | 0 6 1.6 3 - | 0 6 6 7 | 1.7 6 |  
啊， 啊， 啊， 神奇的 雕 型，

(3432 1712 3432 1712 )  
0 7 6 7 | 5 4 3 | 0 3 6 6 7 | 1 1 7 | 1 2 3 - | 3 - |  
探索的 光 辉， 你超越了 时空的 界 限，

3 0 )  
0 2 3 2 1 | 0 7 1 7 6 | 0 5 6 | 7 3 | 2 - | 2 - |  
启迪人们 追求真理 向往 未 来，

2 0 )  
0 2 3 2 1 | 0 7 1 7 6 | 0 5 6 | 7 3 | 6 - | 6 - |  
启迪人们 追求真理 向往 未 来。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为科山野草题

陈立一九八六

# 序

中国科普创作协会  
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 叶永烈

浙江省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与临海市科普作协共同主办了一份小报，名叫《科普文艺》，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出满五十期。编者从中选出部分优秀之作，编成一本集子，名曰《科山野草》。

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七年曾写过一篇《〈野草〉题辞》，热情赞颂过野草：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刈割，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确实，小小野草，虽然“没有树高，没有花香”，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科普文艺》是长在“科山”上的“野草”。她只是供会员内部交流的小小的刊物，没有一名专职的编辑，跟那些拥有数以百计的编辑、记者的大报相比，确是一棵野草、小草。她从科学与文学中吸取滋养，向读者奉献了一期又一期科普文艺作品，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诚如鲁

迅所倡导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作品是靠作者写出来的。《科普文艺》的另一功绩，就是培养了一支科普文艺创作队伍。她不仅注重培养新作者，而且不断发表评论，评介作者和作品。

正因为这样，《科山野草》不仅是科普文艺作品的一次巡礼，而且也是科普文艺作者队伍的一次检阅。

不与树争高，不与花比香，小小野草，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春风吹又绿江南岸。”大地的春装绿衣，是由千千万万棵小小野草织成的。春长在，草常绿。

“我自爱我的野草。”——鲁迅在六十年前如是说。倘若他今日健在，他依然会如是说。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寄自上海

# 目 录

首页题字	陈立
序	叶永烈
偶读随笔	(1)徐朗
心灵巨匠 科苑园丁	(3)严光鉴

## 1

殡仪馆传奇(10)	张祖荣
大难之后(17)	张祖荣
一桩失窃案(21)	车明正
巴拉宗打擂(26)	张志明
灵魂(30)	王安琳
蟹国访问记(36)	宦建新
家白蚁王国(40)	李尔昌
来自月球的回信(46)	潘焕良
残酷的战争(53)	连长贵
郑人买鞋(55)	胡惟勤
妙趣横生的中药对联	
	(57)叶水泉

上帝赐我吃(59)苏根

话说蝙蝠(60)杨士瑄

路(62)潘彪

月夜怪雨(65)胡霜

评字博士和文字发布官

(67)郑坚

麻雀写诗(70)徐礼富

沧州石狮的踪迹(72)宋宪章

老鼠能否当劳模(74)徐礼富

赤豆救仁宗(76)景嵘

初访灵岩

(78)鲍迪富 陈新泉

## 台州高僧———山一宁

(80)毛德传

## 2

大显身手的预裂爆破

(83)金正义

电子计算机康拜因

(85)陈福民

铅能炼成金(87)王英士

○赞(89)王乃银

变造纸废液为宝(91)全阳

组合琐谈(93)陈子耕

1 + 1 = 1 (95)陈子耕

电话的昨天和今天

(97)王宇波

## 3

爬山虎(100)陆绎广

喜鹊记者(102)陈必铮

猴子选才(104)沈燕

六六六与六〇六

(105)吴树敬

改邪为正的荒煤气

(107)吴树敬

葡萄(109)杜白

向日葵与太阳花(110)协和

未用的肥(112)谢齐贵



# 偶读随笔

徐 朗

## 一

《三国演义》中写魏延脑后有一块“反骨”，是哪位名医检查了魏延的体格？没有。但“反骨”确凿增强了魏延“反”的形象。据史实，历史上的魏延是一员骁将，孔明归天，与杨仪争权激化而被排斥。他没有奔北投魏，只与其子数人南下汉中，就在途中，“仪遣马岱追斩之”。文学艺术可以乱真，艺术的忠实，只追求典型的真实了。

## 二

科普创作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艺术性。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说欧阳修得一古画不解，就教于当时丞相吴育。图中牡丹一丛，下有一猫。经指点，才明白是正午牡丹，原来牡丹当午，花叶有别于朝晚；猫的双瞳成一条线状，说明“正午”，《正午牡丹》有科学的真实。

## 三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有一节回忆藤野教诲他的话——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

移的确比较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鲁迅是以真挚的深情来写他老师的认真，同时也记下自己淳朴、天真爱美的心灵。

曾记得浙江科协九龙山考察期间，“九龙山野人”风传一时，一位行家也先诉过我一件“改图”的事：某自然保护区考察队追踪“野人”，得一“脚印”，在一个展览会上，某队员竟将“脚印”修改成与真人的相仿，一时传为话柄。当然，这一位队员“改图”，决非出于淳朴、爱美的心灵。

科学与老实是孪生的，主观的随意性恰恰会走到它的反面。

#### 四

科学家提出，地球上空太空中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据查东京二十多年来平均气温已增高摄氏二度，从而推论“温室效应”，地球变暖，南北极化雪将淹没世界上现在沿海岸的一些城市；但相反，据统计日本从六十年代以来，樱花开花期比五十年代明显推迟了，相应的初霜提前了，因此得出地球在变冷的论断，说这是“小冰河期”的先兆。

解决科学的真实（论据）与推理的矛盾，重要的是探索与争鸣，从微观达到宏观的统一，自然有赖于主观的能动。没有认识的飞跃，也是无法到达真理的彼岸的。

# 心灵巨匠 科苑园丁

## —记省科普作协名誉理事长陈立教授

严士基



陈立教授与作者合影

刘永生摄

“著名心理学家，杭州大学校长，本会理事长陈立教授，长期以来热心科普工作，受到广大会员的尊敬和爱戴……会议一致推选陈立教授为本会名誉理事长。”这是浙江省科普创作协会会员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纪要中的一段话。它充分说明了陈立教授对繁荣我省科普创作的巨大关怀，以及陈老在科普界的崇高威望。聘任陈立教授为名誉理事长，不仅是省科普作协会员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全省广大科普创作工作者的莫大荣誉。

## 二

陈立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教育家，也是人们久已敬仰的科普老前辈。近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得以常面陈老慈容和聆听老学者的谆谆教诲，感受至深。陈老虽是八十开外的耄耋老人，银发稀疏，可是他身材魁伟，神采焕发，毫无半点迟暮之感。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爽朗豁达的谈吐，特别是老学者对事业、对学问的认真负责和刻苦不懈的精神，以及对青年同志的深切关怀与热情鼓励，都是令人可敬可亲，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陈老教授的时候，是在一九八〇年的一个盛暑之夜。当时，为了筹组举办全省新长征科普优秀作品和积极分子评奖活动，我和本会秘书长、浙江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舒甫叶专程前往，向陈老汇报请示。其时，尽管天气闷得让人发昏，可是我们的陈老教授却早已在书房里伏案笔耕了。

在书房里，当陈理事长听说我们是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来的时候，他一面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一面又笑吟吟地说：“不要叫请示汇报，一起谈谈就是了。”接着又鼓励我们说：“科普创作是很重要的，也很有意义，你们做了很多工作，科普评奖是件好事，你们做去就是了……”

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科普新兵和具体办事人员，初次拜访，虽有舒甫叶秘书长的引导和陪伴，但是对老学者和科普前辈的崇敬之情，一种对心理学的神秘感，又特别是面对着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专家，“心理”未免有些紧张与局促。这时候，陈老凭着他那双心理学者的锐眼，早已看出了我内心的不安，马上亲切地拉我在他身边坐下，并且饶有趣味地给我们的谈话拉出了开场白：“我在《科学24小时》上写的文

章说过，许多年轻人因为我是搞心理学的，所以不敢和我来往，生怕自己的一切念头都会被我看出来，怪难为情的。其实，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接着，陈老又说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念心术。如果没有一个人的言行声色为依据，就要判断出一个人的“心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心理学者是变不出这种“魔术”来的……一席话，把我这忐忑打转的惶惑感霍然驱散，而且，简直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心理学”普及课。全省首届科普优秀作品和积极分子的评奖活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热烈的气氛中，在科普老前辈的热情支持和关怀下，得以顺利地展开的。

### 三

陈立教授现任杭州大学校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副主席等等，身兼多职。作为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者名流、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陈老肩负着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教学的繁重任务，还有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作为社会心理学专家和执鞭就教多年的老教授，他高度评价并重视科普工作和科普创作的社会意义与作用。尽管，时间对于他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但每逢我们向他汇报请示科普工作，或邀请他参加科普活动，陈老总是以极大的热情给予支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参加科普或科普创作的组织、领导和活动。在发展和繁荣我省科普事业和科普创作方面，陈老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正因为此，在中国科普作协成立大会上，陈立教授被选为全国理事；而在省科协科普工作委员会和省科普作协成立时，又分别当选为主任委员和理事长，一直主持着全省科普和科普作协的领导工作。近几年来，陈立教授曾多次亲自主持和参加省科协科普工作委员会和

省科普作协召开或举办的各种会议及其活动。如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召开的全省首届新长征科普优秀作品和积极分子发奖大会上，陈老作为评奖委员会的主任，亲自主持发奖大会和发奖，还为获奖的优秀科普短篇作品汇编《科苑掇英》亲笔题词。去年六、七月间，陈老获悉中国科普作协和研究所在宁波举办全国第一期科普创作讲习班时，十分高兴地表示要去大会致贺。尽管后来因全国政协召开会议而未去成，但再三嘱托我们向与会讲师和学员表示致意和问候。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省目前科普工作蓬勃开展，尤其是科普创作的繁荣景象，包括科普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取得一定的成绩，都是与陈老教授等老科学家和科普者前辈的亲切关怀、热情支持和鼓励所分不开的。

#### 四

作为心灵巨匠，陈立教授十分重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和智力测验工作，并且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抗战时期，由于内迁，他不得不中断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而从1939年改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学以后，对儿童心理学和智力测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对当时心理学权威斯图曼关于“G因素不变”（即智力一般因素不变）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的论文在美国《发展心理学报》上发表以后，国外心理学家评价它是具有“划阶段的论著”，并多次加以引证。尽管他的论文由于抗战的封锁而未能及时发表，但心理学家哈特还是把陈立的结论与当代发展心理学的权威皮亚杰的“守恒”理论相印证，在国际上评价很高。

解放初，陈立教授曾对杭州市近五千名4至15岁的儿童身体发展，设了24个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其规模之大，在国内还

是第一次。它使人们了解了当时儿童身体发展的水准。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三篇论文，在心理学界获得了好评。

陈立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内进行工业心理研究的专家。早在解放前，他就曾深入到北京南口机车厂和江苏南通大生纱厂进行劳动环境对工人影响的调查，并对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还以“一个工厂中的室内气象研究”为题，在当时的《气象学报》上发表。后来，他还在清华大学筹建疲劳研究的实验室，并设计了一套“择工测验”。他的专著《工业心理学概念》，曾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百科丛书出版。全国解放后，为了适应我国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他继续从事工业心理学研究，相继在杭州市的一些工厂进行事故分析、操作分析、细沙工培训、工艺流程、视觉疲劳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曾多次出国访问和考察劳动心理学。六十年代初，他还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一起开展了航空工程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几十年来，陈立教授撰写的心理学专著或论文，以及有关治学、科研等问题的小册子多种，译著五、六十篇，散见于国内外各有关杂志和报纸中。1980年，陈立教授曾率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出席了二十二届国际心理学莱比锡会议，并参观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心理学教学和研究机构。1983年5月，陈老教授不顾自己年岁高迈，又一次踏上远航征途，风尘仆仆地率员前往美国进行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和考察，试图引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工业心理、工程心理和发展心理开展更广泛的实验研究，充分发挥心理学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五

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陈立教授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生活道路。特别是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他早失怙恃，孤苦伶仃，在

逆境中挣扎着度过了辛酸的岁月。

陈立教授是湖南长沙金井人，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诞生于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在他还只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而当他读小学的时候，他的父亲终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困而亡故，撇下他这个可怜的单丁之子，曾一度使他失学四年之久。家境贫寒，简直到了令人不堪设想的地步。特别是当时他虽近在咫尺就读，却连回家的一点路费也化不起，在生身之父离开人世之际，也没能见上一面。直到现在，每当陈老教授回想起来，总是格外的辛酸。

在学校里，陈立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而且在他这个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考分往往差距很大。正因为此，他被誉为“神童”，颇得师长的赞赏。虽然他从不信教，但破格地让他公费就学，直到让他上大学和出国留学。中学毕业以后，“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和科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打动着青年学生陈立，使他逐步地走上了科学的研究的道路。一九二八年他考进了上海沪江大学专修理科，获得了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又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获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任职。一九三五年，当得悉祖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便怀着强烈的爱国愿望回到了祖国，从事心理学的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可是在旧中国，反动政权根本不把心理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放在眼里，心理学科研和教育工作者的条件也根本得不到保障，困难重重。鉴于当时的工业落后状况，为了把祖国的工业心理学搞上去，改变旧中国的工业落后面貌，他只好自筹资金到工厂去搞调查研究。而在从事心理学教学和测验工作以后，在当时资料缺乏，工具全无的情况下，他自编了十种测验题目，对小学、中学、大学的近八百名学生进行测验，算了近

四百个相关系数，依靠算盘、计算尺作了大量的统计和计算，对纷繁的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撰写成论文专著，为新中国心理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陈立教授秉性正直，追求真理，思想进步。在他还是上海沪江大学做学生时，他的好友、共产党员吴恺之不幸被捕，年仅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陈立理直气壮地去为他保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浩劫中，陈立同志这一行动，竟成了一大“罪状”，一度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新中国的成立，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揭开了新章，也为科学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正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陈立教授得以对心理学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林彪、“四人帮”一伙十年浩劫，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老科学家遭受迫害，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是新中国以来的亲身经历，丝毫未能动摇老科学家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精神。在那动乱的日子里，陈老虽然身处逆境，却仍然坚持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外文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译著。最后，终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迎来了祖国和科学的春天！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对陈立教授来说，是最难忘的激动时刻，就在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身经历了两个社会，两种制度，又经受了党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光荣归宿。而今，陈老精神焕发，壮心不已。诚如他曾在《科学24小时》撰文所表白那样：

“我虽已高龄，但还要为祖国四化大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工作，把有生之年献给党，献给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可以说，这是一位老科学家向党表述的忠恳心愿和他漫长坎坷一生的总结，也是科普老前辈给我们的鞭策。

（一九八三年五月）

# 殡仪馆传奇

张祖荣



作者近影

名气很大的中年科学家韩寒教授死在他的实验室里，等到发现时，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瞳孔也扩大了。学院的大夫手忙脚乱地抢救了一阵子之后，只好宣布把他送火葬场。

他的死因明摆着，年长月久接触某一种有害化学物

质，慢性中毒。发展到最后，一下子崩塌了：呼吸中枢麻痹，脑缺氧而死！

尸体送火葬场是这天晚上的十点半。火葬场按惯例要对尸体消毒、清理、整容、化妆，待第二天上午死者的亲友向遗体告别后即行火化。然后，在他的骨灰盒前召开追悼会，这样，一个人就算彻底走完他自己的路了，功过是非，让人们去慢慢评说。

第二天上午八点还没到，殡仪馆前的门厅里，已聚集了一些人。他们臂带黑纱，默默地坐着，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